

泥淖

上册

彭成刚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彭成刚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太阳居住的村落》，诗集《月亮，用伤口唱歌》《此夕何夕》，中篇小说《手表》《昼雨》《泥淖(全2册)》等多部。现居绵阳。曾在《诗刊》等刊物发表作品，偶尔有诗歌评论。

博客地址：<http://pengchg888.blog.163.com/blog>



ISBN 978-7-227-06392-6



9 787227 063926 >

定价：68.00元（全2册）

泥 淖

上 册

彭成刚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泥淖:全2册 / 彭成刚著. 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6. 7

ISBN 978-7-227-06392-6

I. ①泥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65860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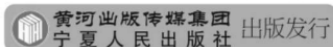
泥淖(上下册)

彭成刚 著

责任编辑 陈 晶

封面设计 王 稳

责任印制 肖 艳



出 版 人 王杨宝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nxpph.com>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shop126547358.taobao.com>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nxrmcbs@126.com renmin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52104 5019391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1832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19 字数 500 千字

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6392-6/I·1649

定价 68.00 元(全 2 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麻 将

一顿晚饭，前前后后，几个小时，费事儿。各家各户，厨房炉孔，红彤彤地燃着火。锅碗瓢盆，叮叮当当，天空飘荡着墨黑的烟。院子中，唯有一人，已吃了饭，坐着，瘦腿儿在椅子下晃荡。此人名叫吉星场，单身汉。一人吃了全家饱，舒服呀，藤椅嘎吱嘎吱地叫。优越感越来越放肆，喜悦在脸上蔓延。耸着肚子，还想放声大笑，胃却被食物撑着，硬硬的，笑不出声音。破藤椅里，屁股很不耐烦，扭了许多圈，脑袋跟着打转。转得头晕，天色由明到暗，仍不见一个人放下碗，出门打招呼。连着几个饱嗝，米饭和炒土豆正在胃里迅速消化。锅铲铁勺的声音渐渐停止，至少又产生了四五种食物气味。吉星场憋了憋气，肠子一连串蠕动，气窜到末端，几个响屁，肚子立刻瘪下去。饿了，口水升上喉头，又无力退缩，咽下肚腹。

几个牌友正在忙着煮晚饭，吉星场的心，却早已陷入一场必然到来的鏖战。扭着打，几个人，手和脑袋缠在一起，天昏地暗，日子搅成一团乱麻。一种强迫的情绪，习惯性在肚子里乱窜，化成无形的火。每次刚把输的钱赢回来，马上就是惨败。裤子输掉了，心里不服气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接着打，总有赢的可能性吧。锅碗瓢盆，几个经常赢钱的搭档是不着急的，晚饭的节奏慢吞吞，消磨着时光。此时此刻，黄昏的天色暧昧地变化。院子里弥漫的煤烟，释放着吉星场心中的焦灼。连续十来天雨，煤炭灶孔渗水，空气生霉。煤炭灶火不容易烧旺，张俊明似乎特别倒霉。别人家在开始吃饭了，他还蹲在灶孔下，嘴里骂着娘，不停地掏火。白色的粉尘从张俊明耸起的屁股升起，形成一团烟雾，渐渐笼罩了他的身体，剩下一团模糊的影子。没有人听，张俊明的骂声是寂寞的。再过一会儿，老婆汪美龄回来，家里才会

热闹。汪美龄一张嘴，张俊明立即沉默。沉默是金。汪美龄骂人了，轻车熟路，张俊明哑口无言，五脏六腑舒服熨帖。那时，张俊明会觉得自己骂人有先见之明。柳如紧绷着嘴皮，一会儿飞进屋，一会儿飘出来。她衣服后背绣了花，走起路来，花朵仿佛被风吹起，要脱离出去。柳如的脸黑而干瘦，就像一朵枯萎的花。柳如的心永远是鲜嫩的，身体却在时间中老去。皮肤萎缩，骨质疏松，动作迟缓。与她一起衰老的还有老公王红宝，老王前列腺明显不好，医生要他吃中药，九个月，一天也不能间断。还有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近女色。

农场距离场镇一公里，却仿佛是一个丛林中孤立的部落，农场的人不大与镇上居民往来，也不理睬周围居住的农民。吃供应粮，干农民活儿。尤其四合院里，奇风异俗，令人咋舌。起初，非常不适应。家家户户必须大开着门，冬天也不例外，人们随时串门，自由进出，就像逛大马路。吉星场读书，不喜欢别人打扰，他的习惯是关上门，耳孔再塞个纸团。可只要一关门，不到一分钟，嘤，嘤，嘤，嘤，有人敲门来了。不开门，敲的动作会越来越大，看样子，门马上就要砸开了。受不了，门才开一道缝，不由分说，一个身子野蛮地挤了进来，眼睛贼溜溜转，粗鲁地嚷道，小吉，大白天，干吗关起门来呀，是不是偷了牛在杀？没有办法，吉星场只好屈从，把门大开着，任凭外面暧昧的目光不断扫射而过。当然，公厕的苍蝇也会嗡嗡飞旋，趁势而入，在锅碗瓢盆上兀自盘桓，什么也没捞着，就发泄私愤，撒下几个卵子，又飞走了。院子里，飞不走的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女人，手上抓着麻将，死死地护着桌子，一上午，一下午，一晚上，哎呀，日子就这样过去了。牌桌子像洒了厚厚的胶水，人一上去，手指粘住，屁股坠落下来，别想着挪移位置了。凳子，椅子，无所谓。关心的是钱，输钱赢钱，手头上的活儿。刘婉儿牌瘾儿大，一双胖手把麻将翻来翻去，从不厌倦。老公冯梦蹲在家里劈柴生火、淘米煮饭、洗衣，揽了全部的家务，毫无怨言。刘婉儿手气好，赢了钱，脸上堆着笑。

又是周末，镇上职工篮球赛。院子里，打牌的人气立刻低落了。牌桌边，刘婉儿无聊地坐着，织着毛衣，长一声短一声，打着呵欠。柳如穿了一条萝卜裤，屁股和腿儿小巧玲珑，准备去看篮球比赛。刘婉儿晃动着白萝卜一般的手腕笑道，衣服裤子不穿，骨头缝都在冒汗，一堆糙肉跳来跳去，有什么看头？又脏又臭的。柳如肚脐发痒，手一挠，露出一块雪白的肉，浑然不觉，嘴里说，我们家老王请我去的。刘婉儿打了个哈哈：我们家老冯还是篮球队主力呢，算球了，男人玩男人的，女人玩女人的，咱们打牌。柳如犹豫着，捡了个凳子坐着，心神不定。丝厂放假，汪美龄骑着自行车，从风里驶来，一身尘土。刘婉儿招手说，妹子，打牌！汪美龄把自行车一扔，屁股咣当一声落了下来，爽快地说，打！人够不够？柳如笑道，等一会儿吧，差一个人。汪美龄坐在牌桌边，两只手轮流拍打衣服，一会儿，地上积了厚厚的粉尘。柳如站起来，皱着鼻子，捧着屁股，远远地逃窜。刘婉儿埋头数着毛衣的针数，鼻子不时打着喷嚏。汪美龄清理完身上的尘埃，突然说，人呢，到底打不打嘛？坐了不到五分钟，汪美龄顶不住上班的劳累困倦，头几乎垂在胸前，睡了，仿佛一只病猫。柳如重新走拢，看了看桌子上的麻将，无人理睬，拍拍屁股，准备上街。刘婉儿把毛衣放回家，用手弄醒汪美龄。汪美龄笑道，刚才我赢了钱，在梦中。柳如说，人都不齐，打个屁！刘婉儿在院子里挨家挨户看了一遍，回来告诉柳如：算啦，可能找不到人了。柳如不信，转悠了一圈，惊喜地说，小吉呀，在屋里看书。汪美龄突然抬起头说，小吉那个书呆子，上次看书看晕了头，竟然走进了女厕所。柳如笑道，吓坏了吧，结了婚的人，何必大惊小怪？汪美龄笑道，老娘怕什么，他一进来，我大声呵斥，他像狗一样，夹着尾巴溜了。柳如说，请他打牌，也许他脑子可以变得聪明，下次不至于走错厕所。汪美龄说，好长时间了，小吉还没向我道歉呢。刘婉儿说，道什么歉，他看见你什么了？汪美龄说，虽没看见什么，但还是吓倒我了。刘婉儿骂道，你刚才不是说，你什么也不怕吗？汪美龄说，嘴里说不怕，心里

还是担心。柳如说，是啊，该请小吉来道歉。刘婉儿骂道，放屁，要道歉，到一边去，小吉又不欠我们的。汪美龄说，婉姐，莫非让小吉到女厕所对我道歉？刘婉儿骂道，狗日的，太过分了。柳如笑道，姐呀，你怎么这样，干脆……刘婉儿冷眼看着柳如的薄嘴唇，笑道，干脆——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坏婆娘！柳如黑着脸说，我不说话了。刘婉儿说，没人缝你嘴巴，有屁就放啊，我洗耳恭听呢。

汪美龄带来了吉星场。吉星场手上还捧着一卷书，眼睛呆滞，心不在焉，耷拉着眉毛。柳如请吉星场坐，吉星场果然坐下来，眼睛仍然看着书上的文字。刘婉儿看着汪美龄，一脸的笑，便问，你是怎么跟小吉说的话？汪美龄张开嘴，哈哈，柳如受到感染，突然也跟着张开嘴，哈哈。两个女人的笑把吉星场从书中拖出，狠狠地摔到现实中来了。他扶了扶眼镜框，看着刘婉儿严肃的脸，不自然低下了头。刘婉儿冷眼道，小吉，刚才汪美龄跟你怎么说的？吉星场摸了摸后脑勺，目光茫然：不记得了。“是不是让你来打牌？”“不，不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”“小吉，打麻将。”吉星场恍然大悟，他转身就想回屋子去，被柳如一把拉住，硬是丢在桌子边的椅子上。刘婉儿肥手在桌上一拍，麻将立刻飞了两枚起来，柳如伸手去接，被刘婉儿抢先拿住了。刘婉儿动作灵敏，柳如真还不是对手呢。刘婉儿说，小吉，自己回屋看书，打牌不是你这种人干的。柳如张开嘴巴，露出一口白牙：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小吉，今天，多少得陪我们打几圈牌。吉星场说，没问题。刘婉儿说，我不同小吉打，要打你们打！柳如冷笑道，婉姐，明明是你请我和小汪打牌，你不打，怎么可能？刘婉儿说，我要给老冯送一张膏药，改天吧。汪美龄说，婉姐，我的牌瘾发了。吉星场说，怕谁？可以打呀！

第一次输钱，那印象太深了。吉星场的手在身上翻来覆去倒腾，最终，把裤袋里唯一的十元钞放在桌上，好像交出了老命一条。愿赌服输。愿赌服输。这有什么话说？汪美龄乐得嘴巴合不拢：小兄弟，终于破戒了哈。刘婉儿说，小吉，下次别来，别跟

着学坏了。赢钱的柳如拍着吉星场肩膀，爽快地说，小吉，你不是需要讨婆娘吗？输了的钱，算是送礼物给媒人吧。刘婉儿和汪美龄张大嘴巴，几乎同时“噗嗤”一响，笑着，立即转身走了。

大 雨

二三子住进四合院，一家人。工作调到农场，还带着老婆和女儿，住房刚好安排在吉星场隔壁。

二三子身着蓝白条纹相间的 T 恤衫，黑色的短裤，屁股干瘪，双腿瘦小，走路不太稳定，像醉汉一样。二三子的老婆鱼幼身着黑色无袖的 V 字领长绸裙，长发飘飘，大腿修长，走动的时候晃动着洁白的肤色，仿佛翩翩欲飞的仙鹤。在她身后，紧跟着一个头发卷曲、面色苍白的小女孩——二丫丫——他们的女儿，白色的连衣裙染着污迹，如同一个弄脏了的芭比娃娃。

几天后，好奇感消失，院子里便无人不讨厌他们一家人了。四合院，房子不隔音，任何人只要动作稍大，整个院子的人都听得见。白天无所谓，大家都在忙，声音混在一起，搞不清对方在干什么。夜深，大家都得注意，动作小一点儿。四合院的人渐渐习惯了。夜间，小声说话，甚至不说话。脱裤子，拿东西，轻手轻脚，个个练就了贼的功夫。吉星场刚到农场，刘婉儿来敲门告诫：晚上洗澡，不要哗哗哗哗放水，放收录机，不要咕咕咕咕，带朋友进屋，不要那些叽叽喳喳的哦。吉星场说，我看书，保证不说一句话。刘婉儿看他家里的书，大包小袋，沉着灰尘，够得读，二话没说，转身就走。

二三子在农场的家，相当于旅舍，只是晚上睡个觉而已。洋歪歪的，在镇上开一家照相馆。桥头，当道，特别挣钱。只是大路边，卫生方面，差一点儿。车一过，尘土扑上天，照相馆笼罩在尘垢里，像个面粉加工坊。二三子咳着嗽，胡乱挥手，扑打着

头发和衣领，嘴里含着舌头，咕噜咕噜，骂着人。他妈的，二子坏了院里的规矩。白天他烦，夜里，别人烦他呢。白天，四合院基本上看不见他的人影。晚上回来，大家已经洗脚，上了床，从来没有人去敲门告诫他，注意安静。他的老婆成天跟着二子，好像一条甩不掉的尾巴。二子的家门从不对人开放，自然，院子里的人也懒得去敲他家的门。二子的老婆脸色不好，从不主动与邻居打招呼，常常面无表情，从人们眼皮子底下穿过。衣服裤子和鞋子，一身是名牌。

邻居。哼，什么东西。两口子那鸟样，吉星场最不能忍受。白天，偶尔看得见他俩，恩爱夫妻，进进出出，手指相扣，卿卿我我。晚上，一上床，就开始打架。二子没喝醉，能一脚把老婆从床上踢到地上。轰隆一响，确实是人掉到地上了。女人，质地柔软。二子的老婆手腕上套着黄金镯子，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，这些东西要发出响亮的声音。若是醉了，从床上啪嗒滚落地的，一定是二子。二子从地上爬起来，先掏打火机，烧一支烟，嘴巴蠕动，吧唧吧唧。然后，相安无事。有时候，大半夜了，隔壁突然莫名其妙地响起来，估计又是打架了。哐当哗啦，砸台灯，踢板壁，还有钝器砸碎玻璃的声音。遥远的黑暗深处，仿佛驶来一艘摇晃的船，快快慢慢，吱吱嘎嘎，水在下面晃荡，无边无际。四合院，沉睡的耳膜从黑暗中迅速醒来，也跟着水波震荡。吉星场的床与二子的床，隔着薄薄的一层板壁，中间还有许多破洞和缝隙。翻个身，被窝里放个屁，一清二楚。吉星场买了个收音机，咕咕咕放，这些噪音能抵挡部分干扰。只是二子那厮不肯收敛，全无羞耻。吉星场修养再好，也还未到耳聋的地步。地动山摇，无法看书，失眠焦虑，虚汗淋漓。白天，头重脚轻，心烦意乱。

真是的。吉星场是邻居，有话也得憋着，那些结了婚的，便无所畏惧地骂人。不分昼夜地打架，还是人吗？伤风败俗，让男人心邪。不要脸，婊子。败坏风水，怪不得农场连工资也发不出来。请李天才来录音，看他听不听得下去？可怜哪，小吉，好端

端的青年，就这样毁了。小吉，去李天才那里投诉，不然，哪天疯了，咋办？众人怂恿，吉星场找农场的许多人调换寝室，都遭到拒绝。二三子两口子晚上的动静，四合院里，哪间房的人不清楚？吉星场找到李天才，李天才说，农场只有这个条件，有房子住就不错了，小吉，你还挑三拣四？吉星场低头沉思，二三子的床又在耳朵里响，砸毁的器物碎片在脑袋上盘旋，随时可能扎破头皮，鲜血淋漓，受不了啊。骂人的粗话，一箩筐，一箩筐存放在心里，问题马上就来了。开怀大笑——暧昧的快乐，身体无法忍耐的享受，有节制的放纵，一本正经的伪装，疯狂地撕裂吉星场的耳膜，无数盲目的虫子在黑暗中飞旋着翼翅，惶急地寻求出路——唉，老子真的要疯了！

也许是二三子在粗暴撕扯，鱼幼逃难似的求饶和满足的低吟——不完整的声音，在黑夜的庇护下，不断制造暧昧的幻觉，时断时续，在吉星场空虚的大脑浮现、破灭，像一些石头丢进粪坑，那声音里带着臭味，这样的想象令人堕落。吉星场把书狠狠地扔在地上：老子要打人！老子一拳头把房子打垮，看你们瞎闹什么！吉星场捏着拳头，肚子里的气胀得胸口又闷又慌。

“打牌——呢——”吉星场故意把第三个字喊得有些凄怆，仿佛黑夜里巫师在叫魂。有些时候，晚饭没有着落，肚子虽是空的，但手指头已经发痒了。几个晦暗的门口同时伸出毛茸茸的女人脑袋来。“打牌，打牌，三缺一——不，一缺三啊。”那些脑袋很快又缩了回去，剩下冯梦的老婆刘婉儿，脑袋连着身体，一起倾斜到院子。“吉星场，这么早就吃了晚饭？”没有啊，打牌的时候，想着打牌呢。吉星场望着刘婉儿，嘿嘿嘿，笑啊，笑的有气无力。刘婉儿身体肥硕，皮肤白净，此刻穿着冯梦的白色运动背心，湿漉漉的头发乱蓬蓬的散在肩上。三丈远就闻到一股肥皂的臭味。这个女人刚刚洗了澡，也洗了头发。附近的房里，锅碗瓢盆响亮地碰击。渴望打牌的心总是这样急切，互相传递，感染。几分钟后，几个嘴角带着饭粒的妇女便围上了牌桌，稀里哗啦地摸起麻将。

痴迷于打牌，这是好几年前的生活。如今的院子，打牌已经过时，牌桌上最有热情的那一批人散了。调工作搬了家，出门打工去，剩下吉星场一个人成天坐在家里看书，据说要考研究生了。偶尔出门，吉星场手里也是捧着一本书，嘴里叽里咕噜，目不斜视。研究生是个什么玩意儿，大家看着呆头呆脑的吉星场：研究生是一匹什么官？吉星场摇着头说，研究生不是官。冯梦抖动着双腿，冷笑道，不是，读那玩意儿有球用？

院子里突然不打牌了。从热闹到萧条，简直是个白日梦。梦里的欢笑，不知踪影。不过几年，院子翻天覆地，如同八级地震。吉星场不仅拿到了专科文凭，而且只用了一年时间拿到自考本科文凭。华阳县自考办专门请了记者来南辕镇采访，局长曾当着县领导数次表扬。这样的荣耀令吉星场癫狂，他完全泡进书堆了。房间里，书从地上堆到椅子，再堆到床上，一摞一摞的，向屋顶靠近。要看书，随手一捞，就是一本。当然，数量不多的工资基本上也为了这些书化为乌有。冯梦说对了，越读书越穷，越穷越读书。裤袋里摸不到一毛钱，吉星场经常也会为此着急，望着书堆，一声又一声地叹气。这么读下去，迟早会饿死人的。饥肠辘辘，在屋子里转悠。可是，只要能在财务室赊到五块钱，嘴里塞进半截冷馒头，立刻会心满意足，重新安静地坐在书堆旁。吉星场眼珠放出亮光，从一本书跑到另一本书。除了小小的肉身暂时还寄居在南辕镇一个阴暗潮湿的房间，心早就与周围环境脱离了联系。寒来暑往，不知有汉，更无论魏晋，吉星场常常把时间弄错。有时候，灯光昏黄，他误以为是黄昏，走出门，四合院一片漆黑，家家房门紧闭，人们已经进入梦乡。迅速退回房间，种种记忆纠缠着，得费力摆脱。只要一天不离开农场，过去几年的许多事就会像乌云一样，被狂风卷过来，淅淅沥沥，变成枕边的雨水。晚上，基本上不睡觉，睁着眼睛看书。书看不进去，睁着眼睛看灯光。窸窸窣窣，窸窸窣窣，满屋子老鼠。小老鼠，大老鼠，黑色的空穴，灯光照射不到。

闭着眼睛，天地全黑，形成巨大的洞穴。二三子，一只大老

鼠，倏忽溜进来了。厉害。小男人，身材瘦小，与此同比例的，有小尺寸的脸。唯一不成比例的是眼睛，特别大，看人的时候，不停地眨。看二三子眨眼，吉星场的眼睛也会不自觉地跟着眨，直至疲惫。有人说，照相的师傅，职业习惯。按快门，咔嚓一下，眼睛也跟着，咔嚓一下。咔嚓，咔嚓，剪断时间，记忆残缺，千丝万缕，牵动衰弱的神经。

二三子在华阳省与云贵省的交界地工作了两年，才调到这个农场的。二三子来的时候，推着自行车，驮着全部的家当。二三子是个闷葫芦，在四合院里从不主动与人攀谈。别人打招呼，他只是抬起头，冷冷地瞅一眼，然后像兔子一样逃走。很长时间，二三子一家人就是四合院里的一个谜团。可是，在本农场，二三子绝对是最先富起来的人。来二三子相馆照相的人主要是本地去沿海打工的那些青年男女，找了钱回家，除了修一两间大房子，就是把自己拍成电影明星的模样，好让媒人带给相亲的一方。但是，院子里的人研究过他那个相馆，又脏又暗，哪像挣钱的地方。然而，镇上有人经常在说，二三子照相技术好，可以把丑陋的乡下人照得漂亮，上了画报似的。

院子里的女人多数是家庭妇女，家里收入，只有男人每月挣的那三五十元，平常用一毛钱都放不开胆子。二三子老婆鱼幼，她不是这样吝啬的人。皮靴，皮衣，皮手套，一身皮货，亮铮铮的。就这样，二三子夫妇一日一日地暴露金银财宝，一把大火，点燃了院子里的欲望。平静的心躁动起来，想钱了。

刘婉儿嫁给冯梦，从未干过重活儿。一家人，吃喝拉撒睡，就靠冯梦那点死工资。裤袋是空的，不像个男人。骨头是软的，说不起半句硬话。像冯梦这样有责任心的男人，总是要想办法挣点儿小钱。勤奋的冯梦把人生唯一的爱好——打篮球都给扔了。东拼西凑，买了摩托跑出租。车一上路，整个人好像换了灵魂，每天都想着挣一大笔钱。冯梦在摩托车上做着梦，那些钱在公路上、街道上飘舞。发狠地加大油门，摩托飞起来了，前方的路飞起来了，该得意地捞钱了。好哇，挣钱就是过瘾。回到家，

刘婉儿看他一脸亢奋，以为他在外面有了争执，便一千遍一万遍地嘱咐：小心又小心，开车的人，时刻得把性命放在心上呢。冯梦洗了脸，体温变凉。兜里的钱，全抖出来，放在床上，慢慢清点。刘婉儿像个小孩子，好奇地观看。钱，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好啊，有钱了。刘婉儿冷不防伸舌头，舔了冯梦亮晶晶的额头。冯梦又笑起来了，他专门从城里为刘婉儿买了一套内衣，粉红色的，有花边。刘婉儿生气地扔了。这哪里是正经人穿的，再说，四十多岁的人，怎么可能这样穿？冯梦说，城里女人都穿这种样式。刘婉儿骂道，人家穿在里面，你怎么知道？冯梦着急了，只得说，卖衣服的人推荐，他觉得好看，就买下来了。刘婉儿说，妖精，洗了衣服，这玩意儿我敢挂在院子里吗？冯梦憨笑道，院子里，这东西又不是没有出现过？刘婉儿猛地揪住冯梦的耳朵说，老冯，你是个贼呀，院子里，就那个妓女才穿的东西，你都看见了？冯梦说，看见了，我才给你买，只要你穿上，我就只看你，保证不看其他女人。刘婉儿批了冯梦一个嘴巴骂道，你敢！

王红宝老老实实上班，挣的也是死钱。工资的数据在农场财务室写得清清楚楚。圆，角，分，哦，还有小数点儿呢。每次领工资，柳如巴不得把小数点儿后的钱也领走。柳如从不奢望王红宝能在哪天大发横财，她只是省着用钱。打小麻将也是千方百计赢钱，五元十元，装在钱包里，看着舒服，用着心慌。柳如晾晒衣服，总要好奇地看一看鱼幼的衣服。刘婉儿招呼柳如，柳如垂头噤嘴，落落寡合。刘婉儿说，皮衣、腰带、花头巾和皮靴，这些花哨货，都是妓女穿的。柳如干笑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刘婉儿低声说，老冯告诉我，城里那些坏女人全都这样穿，家里男人养不起，都到什么旅店去卖身，哎呀呀，社会风气太不好了。柳如嘴巴张成一个巨大的零，等刘婉儿把话说完，又渐渐合拢，然后，两边的皱纹像肉松一样，迅速裂开：婉姐呀，老冯开摩托，三天两头往城里跑，有几个钱，得看紧一些哟。刘婉儿立即正脸正色地说，我老冯不是那样的人，你想多了。刘婉儿气急败坏地走了。柳如一个人干笑着，在鱼幼的衣服上，吐了些唾沫，得意

地回到家中。王红宝端端正正地坐在小书桌边，一页一页地翻一本中药书，旁边，一个工作笔记本上抄了不少汉字。医院开的药价格高，王红宝便给自己当医生。起初，柳如把王红宝到野外扯来的草药扔了，她害怕王红宝中毒。王红宝背着柳如在农场上自己熬药，在办公室喝。喝得满面红光，自信心来了，端着药盅回来炫耀，柳如这才放心。王红宝的前列腺可能问题不大，柳如打牌的兴趣就增加了。王红宝还是安安静静，坐在家里翻看药书。晚上，柳如赢了几毛钱，兴冲冲地回家。王红宝一把搂住柳如，柳如觉得奇怪，悄声问，老王，怎么啦？王红宝喘着粗气，手脚发抖，把柳如搂得更紧，吃吃吃，吐出一句话来：我病了，病了哇。柳如一把掀开男人，厉声骂道，放你娘的臭屁！你不是吃了药效果很好吗？王红宝又扑上来，扭着柳如的手，直接往床上推。柳如从未遭受过这样的待遇，踉踉跄跄，被摔倒在床上。王红宝轰的一声，身体像蝙蝠一样扑在柳如身上，柳如喊痛，王红宝说，小声点！柳如骂道，你妈的，假正经，你想让我忍着痛，是不是？王红宝粗暴地抚摸着柳如干枯的身体，紧张地说，真的病了！老婆，我发高烧了！柳如伸手一摸王红宝的额头，就像火焰烤着，一双眼睛放射着滚烫的光芒。老王，吃错药了吗？柳如想摆脱王红宝的控制，王红宝的手却更加有力，仿佛要掰开柳如的骨架。柳如骂道，老妖精，你弄死我了！王红宝抓着柳如的肩胛骨和髌骨，拼命摇晃道，吃了这么久的药，老子才发觉吃错了！柳如紧紧护卫着衣服裤子，每天穿针引线，知道旧布已衰朽不堪。王红宝的手像章鱼的触须，在黑暗的庇护下肆意张狂、游动。柳如喊痒，王红宝笑道，我也痒！柳如喊痛，王红宝笑道，我也痛！柳如笑道，去你妈的，老娘说一句，你跟一句，太没意思了！王红宝说，那我学驴叫！柳如骂道，不行，得学母驴叫！果然，王红宝嘴里嘟哝着，发出母驴一般的咆哮。柳如高喊道，你这个东西，禽兽不如！王红宝听不懂柳如的话，在地上爬来爬去，继续嗷嗷吼着。柳如羞愧万分，她已经控制不住王红宝的动作了。好在外面的雨下起雨来，逐渐淹没了屋子里的声音。

晚上，冯梦把摩托车停在四合院，屋檐上，雨水哗哗如注。冯梦脱光上衣，一身肌肉，光溜溜地进了屋。湿透的衣服撂在地上，一手揽住刘婉儿的腰，一只手在裤袋里一拔，钞票抓了一把，摁在刘婉儿手里：老子今天赚了。刘婉儿把钱扔在地上，推开冯梦的手，委屈地说，好多钱嘛？冯梦说，老子今天从城里接了两个客，一个人给了三十，总共挣了一百元。刘婉儿没好气地说，什么人那样大方？冯梦干笑着说，管他妈什么人，老子凭劳动挣钱，不偷不抢。冯梦自豪地脱下裤子，又伸手揽住刘婉儿的腰肢，自言自语：婉儿啊，当你的老公好辛苦，摩托车比牛还犟，不听使唤咧。刘婉儿捧着冯梦的脸，用嘴唇碰了一下。冯梦说，再亲一下。刘婉儿说，臭，洗澡去！冯梦立马拿起水瓢，咕嘟咕嘟，把铁锅里的开水舀到大脚盆，再兑上几瓢冷水，青蛙一样跳了进去。洗到高兴了，招呼刘婉儿搓背。刘婉儿懒洋洋地抓起毛巾，看着冯梦的笑脸说，怎么这么开心啊？冯梦把脚伸出来，嘘唏道，老子今天差点儿惹祸，幸亏只是脱了一层皮。刘婉儿俯身一看，冯梦的大脚趾上一道新鲜的口子，仍然慢慢地沁出血丝。刘婉儿心疼，找来碘酒纱布把冯梦的脚趾包扎好。冯梦把刘婉儿抱上床，自己像个孩子一样跳来跳去。冯梦说，我想睡觉。刘婉儿说，早着呢。冯梦说，我累呀。刘婉儿看见冯梦受伤的脚，便默许了。冯梦搂着刘婉儿睡，不到两分钟，手上的神经又兴奋起来。刘婉儿睁开眼睛说，你不累吗？冯梦笑道，不累了。冯梦光着肉，像一条顽皮的鱼在温暖的河滩跳跃，一张床摇得吱吱嘎嘎响，刘婉儿压低了嗓门说，老冯，外面是不是下雨了？冯梦笑着说，下雨了才好呢，老子就是热得慌。正说着，屋顶上噼噼啪啪滴着水。他妈的，咋搞的嘛，漏雨了。刘婉儿要起床找盆子接，免得把东西淋湿。冯梦的胳膊紧紧地压着刘婉儿的脑袋，刘婉儿用手推，冯梦马上做了一个拦截动作，手腕打在刘婉儿的腮帮上，刘婉儿大叫道，疯子，打老娘干什么！冯梦连忙求饶道，对不起，我是当篮球场打比赛了。刘婉儿说，要是打篮球才好咧，一晚上睡得死死的。冯梦得意地说，老子现在不打篮